

拉丁语在当今中医药全球化中的作用研究

朱玉琴^{1,2} 赵海磊³ 王 骁⁴ Robin Fritts¹ 胡鸿毅¹

中医药是世界上古老的医学之一,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人民的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吸引着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关注的目光。但是因承载中医药的语言文字及其抽象的理论体系迥异于今天英语世界的主流西医学,中医药迈向世界舞台的步伐缓慢而艰辛,充分应证了“一个医疗行为愈物质化,就愈能跨越文化的壁垒;反之,则不然”^[1]。

世界卫生组织携手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研究,语言所造成的障碍主要在于有太多不同的英语词汇对应同一个中医学术语,导致了读者的困惑,也直指中医学术语统一和标准化的紧迫性。1991年,有关14经、361个传统针刺穴位、奇经八脉和48个经外奇穴等针灸学的标准化术语(经修订的第一、第二部分)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简称“西太”)办公室出版;2007年,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诊断、疾病治疗、针灸、药物治疗、中医学古籍名等的8大类共计3543个词条的西太中医标准术语问世。尽管褒贬不一,但这些标准化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医学术语纷乱的状况,促进了中医药和世界的交流和融入^[2]。

西太术语并不包括中药名词,因为相对于中医学中其他许多悬而未决的学科分支,作为“最物化”部分的中草药、方药已率先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取得较好的结果。美国认同中医药为食品补充剂或功能食品,德国则认同为传统药;全球许多大型的制药公司亦通过多学科交叉培训的专业人员试图从我国使用的2000多方药中分离纯抗病毒化合物,研究的效果是体外随机分析方法的125~630倍^[3]。大多数在中国采集和加工的植物,在国内、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也拥有越来越大的市场^[4]。

这些与中药材客观、简便的统一标准化命名不无

作者单位:1.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 201203); 2.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上海 201203); 3.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上海 201203); 4.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风湿科(上海 200032)

通讯作者:胡鸿毅, Tel: 18939794856, E-mail: hongyihu2003@aliyun.com

DOI: 10.7661/CJIM.2016.03.0373

关联:我国是《国际植物命名法规》(International Cod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 ICBN)的贯彻、执行者。根据ICBN的规定,植物的学名采用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aeus, 1707~1778年)所提倡的双名法,即每种植物的学名是由一个属名和一个种加词构成的拉丁语双名组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专门记载中药材和饮片、提取物、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等,是中药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等均应遵循的法定依据。其在每一种中药材的中文名和汉语拼音名后,均有拉丁名。除此,我国采用拉丁语统一规范数量众多的中药材的名称。植物类药材和动物类药材拉丁名的命名方法基本相同,其名称包括药用部位名和药用植物、动物名两部分^[5]。科学界之所以接受用拉丁语赋予每一种植物或动物一个严谨而简明的、国际公认的科学名称——学名(nomen scientificum),是因为作为古罗马帝国官方语言的拉丁语,随着国家消亡的是其在口语上的应用,但是却保留了其作为书面的科学术语。拉丁语符合学术用语须“明白、准确、易于理解和为人接受”的诉求和能够提供必要的语言元素帮助生成新词、表达新的事物^[6]。自2005年起,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得以出版问世,更标志着中药全球化的目标已经向世界上其他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英语国家看齐。

近年来,中药命名中拉丁语的地位在逐渐改变,并给中医药的实践、教育、研究及全球信息共享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我国的中药学专家、专业英语或拉丁语从业者应该共同合作,选择世界主流药典,特别是欧洲药典,来慎重规范中药学名词的命名。

1 随着《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变化,拉丁语在中药命名中的唯一法定地位受到了挑战

1.1 拉丁语在英语国家药典中的弱化。

1.1.1 语言上的刻意弱化 不同于《欧洲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世界卫生组织对若干药用植物的专论》,自2011年起,《英国药典》和《美国药典》在官网上声明承认欧洲药典中拉丁语作为同义词享有的地位,但弱化了拉丁语的使用:省略制剂的拉丁语名称;在植物的标题名称中不涉及药用部位,从而省略了拉丁语在名称中的使用。英、美药典仅在植物

外观特点的描述中采用拉丁语,所以拉丁语是用来标示种属、帮助肉眼鉴别药材的工具之一。比如,在这两部药典中有关金合欢的专论中,未列明任何别名;只在性状描述时涉及拉丁语的种属名(下文中下划线部分): *Acacia is the air-hardened, gummy exudate flowing naturally from or obtained by incision of the trunk and branches of Acacia senegal L. Willdenow and other species of Acacia of African origin.* 同样的命名及描述方法也用于接骨木花、桉树叶、欧鼠李树皮等其他 60 多种《英国药典》(1999)^[7]涉及的植物药,在 2013 版的两国药典也是如此。

如今,作为独立语言使用的拉丁语和其他别名在英美药典中的弱势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英语语言的日渐强势而渐渐消退。同样是金合欢,第一部《美国药典》(1820)中的命名是 *Acacia Gum*, 1960 版的《美国药典》尚且列有别名为 *Synonyms: Gum Arabic, Gum Senegal, Gum Acacia, Galam Gum*, 从中依然可以窥见拉丁语遗留的痕迹^[8]。但是自第 16 部《美国药典》之后,与所有其他植物药一样,金合欢为 *Acacia*, 不再保留拉丁语了。

1.1.2 拉丁语的边缘化

科学技术较发达的国家更强化可靠的、新的检测方法,而不是肉眼辨别的方法,拉丁语也因此被边缘化。英、美药典是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药品法标准,但只针对少部分特定植物提供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而他们在语言、检测标准等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更影响了 WHO 等国际组织。针对几十种广泛使用的药用植物的安全性、有效性的质控,WHO 分别在 1999、2002、2007 和 2009 年组织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及第四卷专论。但 WHO 也承认药典更全面而科学,是更权威的监管者,更适用医生、传统医学的从业人员、药剂师、药品的生产商、科研人员和普通公众^[9]。随着药物科学中更多新兴的检测技术涌现,通过肉眼鉴别植物的方法显得相对不可靠,被日趋边缘化,同时拉丁语的使用也逐步被淡化。

1.2 ICBN 的变化 日渐兴盛的英语语言渗透到了国际植物学大会,最终动摇了传统的用拉丁语命名生物的法则。1959 年, Figueiredo E 等^[10]认为,拉丁语代表着陈腐,背离了原本的使用宗旨,应该废止用她命名生物的要求。1986 年, McNeill J 等^[11]提议用英语来替代拉丁语。最终, 2011 年 7 月 18—22 日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改写了国际藻类、真菌及植物的命名规则,具体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允许在验证新的生物类群(藻类、真菌和植物)的描述和诊断时,这些相关物种的名称选择用英语或拉丁语来表达。制定命名规则的委员们声称,许多的分类学者深感欣慰,并再三申明,他们将在未来致力于彻底取消拉丁语作为国际物种命名的用语^[12]。

2 拉丁语的被弱化对我国的影响:必要的中药名称的改变。

2.1 遵从英语语言的习惯,保留拉丁语的语法,为切实便于根据首字母快速地查阅到相关的生药材对于表达药用部位拉丁语的后置处理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版和 2010 版的差异。我国药典中收录的中药材众多,比世界上任何一部药典都多。200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常用中药材拉丁文索引^[13]收集了近 600 种动、植物药,其中,仅根类常用中药材的拉丁名就有 88 种,比如:牛膝 *Radix Achyranthis Bidentatae*、红参 *Radix Et Rhimoma Ginseng Rubra*、三七 *Radix Et Rhimoma Notoginseng*、防己 *Radix stephaniae Tetrandrae* 等。如果按照该版药典的编排,将药用部位放置在前,查找确实是非常不便的。

2010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常用中药材拉丁文索引^[14]进行了修改,将各种药用部位置于种属之后,更便于文献的检索:如百合 *Lilii Bulbus*、桑白皮 *Mori cortex*、鸡骨草 *Abri Herba*、三七 *Notoginseng Radix et Rhizoma*、莲子 *Nelumbinis Semen*、金银花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乌梅 *Mume Fructus*、荷叶 *Nelumbinis Folium* 等中药材。

2.2 全球的中医学临床指南、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中医药外语出版物也将表示中药材药用部位的拉丁语置于种属名之后 欧洲中医师常用的 482 种中草药拉丁语拼写处理如下:艾叶 *Artemisiae Argyi Folium*、百部 *Stemona Radix*、百合 *Lilii Bulbus* 等。中医古籍《伤寒论》中 *Cinnamon Twig Decoction* (桂枝汤)的译文:桂枝 (*Cinnamomum twig, Cinnamomum ramulus*; 芍药 (*Poeny, Paeoniae radix*)^[15]。

3 中医药全球化的过程中,拉丁语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3.1 已有的物种命名不变,意味着拉丁语在我国依然不容忽视 我国约有 30 000 多种高等植物,仅次于世界植物最丰富的马来西亚和巴西,是世界第三位植物种类丰富的国度。尽管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已有约 11 000 种药用植物用于中医学的防治疾病^[16]。但是目前常用的汉方用药材约 500~600 种,蒙医用

药 1 430 种, 藏医用 1 106 ~ 3 600 种, 都是已经明确采用拉丁语命名的物种。许多药材出自我国独特的生物系统, 其英语名称取决于其拉丁语的名称, 比如: 白薇 (*Cynanchi Baiwei Radix* 拉丁语, *Cynanchum Baiwei* 英语)、苍耳根 (*Xanthii Sibirici Radix* 拉丁语, *Xanthium Root* 英语)、沉香 (*Aquilariae Lignum* 拉丁语, *Aquilaria* 英语) 等。

3.2 伴随着中医药世界地位的不断增强, 更多的植物药被英、美药典收录意味着更多拉丁语的应用。《英国药典》(2004)^[17] 将之前的“生药及植物制剂”改为“草药及替代药”增收 24 种植物。《英国药典》(2011) 第四卷^[18]《植物药、植物药制剂及药用植物产品》收集了超过 100 种的草药。每种草药的制剂也较多, 如甘草就有甘草液体提取液、用于调味的甘草干提物、标准化醇液体提取物、甘草流浸膏、用作传统草药的甘草根和经炮制后用作传统草药的甘草根。过去的 10 年见证了中医药在英语国家的快速发展和渗透。

3.3 英语药典中外科手术材料依然采用拉丁语标示。《英国药典》、《美国药典》与《欧洲药典》中对常用的、消毒的、不可吸收的外科手术缝线材料的命名依然同时采用英语和拉丁语, 如: *Silk (Filum Bombycis)*;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Filum Ethyleni polyterephthalici)*; *Polyamide 6/6 (Filum Polyamidicum-6/6)* 等。即便是最新增加的品种也不例外, 如: 2011 年新增外科手术材料: *Monofilament and multifilament stainless steel (Filum aciei irubiginibilis monofilamentum/multifilamentum)*。

4 结论

4.1 目前, 我国药典及医科院校的拉丁语教材有待改进。参照来自拉丁语故乡的《欧洲药典》, 可以发现我国药典中拉丁语用语的不足之处。首先是拼写处理,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附录-拉丁文索引中的“Et”(应为“et”); 其次该版附录一改之前药典中对“肉桂油”等植物油及“大黄浸膏”等提取物的命名, 选择采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表达, 是语言规范上的欠缺。同时, 《欧洲药典》示范了更丰富、更实用的拉丁语制剂名称, 比如: *Rectalia* (肛剂)、*Inhalanda* (吸入剂)、*Parenteralia* (注射剂类)、*Granulata* (颗粒制剂)、*Ophthalmica* (眼用制剂)、*Auricularia* (耳用制剂) 等, 是我国国内医药拉丁语教材中涉及较少的。

4.2 在全世界的药学科学中, 拉丁语是帮助明确鉴定中草药物种是法定的物种的工具, 同样重要的

是其他用来确保中药安全性及有效性的措施。拉丁语的应用研究所暴露的不仅是我国在对外交流和对内教育中拉丁语语言的不规范, 更是我国社会对宝贵的中医药资源的不重视。跟发达国家比较, 不断推陈出新的新型技术本应服务于本国植物资源的保存、保护、鉴定和利用, 而非破坏和污染, 威胁到我国中药质量的安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 国际制药巨头的资本投资直接瞄准了我国丰富的中药资源, 直接危及物种的安全性, 这些都值得警醒。我国相关领域的从业者依然需要认知、掌握和规范医药拉丁语; 不断探索技术, 保护、利用好我国珍贵的植物资源、传统的方药; 保障我国中草药的品质。

4.3 拉丁语在英语国家药典中被边缘化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 是当今英语语言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任何语言都和她所依附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唇齿相依^[19]。但是, 更不容争辩的事实是, 今天的英语与其说与拉丁语泾渭分明、此消彼长, 不如说两者一脉相承。语言学家的统计发现: 在最常用的 20 000 个英语单词中, 有 10 400 个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拉丁语; 2 200 个来自希腊语; 5 400 个来自盎格鲁-萨克逊语^[20]。而文本使用的拉丁语越多, 其学术性越强^[21]。可见, 为了学好、用好英语, 更应该学好拉丁语, 提升自己的学术修养, 更无需厚此薄彼。拉丁语从萌芽到兴盛、一统欧洲, 直至在口语上的消亡, 经历了漫长的 2000 年多年。而公元 1600 年时尚为小众语言的英语, 随着 16、17、18 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扩张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快速占据的军事、科技霸主地位, 在不到 400 年的时间内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多国家、最多国际组织使用的官方语言、最广泛的第二语言。尽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英语语言在人类经济、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无法撼动, 但是各个国家、民族可以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其传播、渗透自己的文化、政治、经济力量。

(致谢: 谨向提供医药拉丁语指导的楼建华、竺叶青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 [1] Günergün F, Raina D. Science between Europe and Asia[M]. Netherland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0: 209-232.
-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M]. Manila: Western Pacific Region Office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12-14.
- [3] Wickens GE. Economic botany: principles and

- practices[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1: 317-331.
- [4] Heuble G. Evidence and rational based research on Chinese drugs [M]. Verlag Wien: Springer, 2013: 27-85.
- [5] 詹亚华, 谈献和主编. 医药拉丁语[M]. 第2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6: 62-75.
- [6] David K, Vaclav B, Ivana B, et al. Anatomical terminology and nomenclature: past, present and highlights[J]. Surg Radiol Anat, 2008, 30(6): 459-466.
- [7] British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British pharmacopoeia Vol. I[M]. 17th ed. Norwich: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9: 31.
- [8] Hershenson BR. A botanical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s of 1820 and 1960[J]. Econ Bot, 1964, 18(4): 342-356.
- [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monographs on selected medicinal plants Vol. 4 [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Preface.
- [10] Figueiredo E, Moore G, Smith GF. Latin diagnosis: Time to let go[J]. Taxon, 1959, 59(2): 617-620.
- [11] McNeill J, Korf RP, Stirton CH, et al. (313) - (316) proposals on the provision for the use of English, as an alternative to Latin, for the valid publication of the names of new taxa[J]. Taxon, 1986, 35(4): 880-883.
- [12] Smith GF, Figueiredo E, Moore G, et al. English and Latin as alternative languages for validating the names of organisms cove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 the final chapter[J]. Taxon, 2011, 60(5): 1502-1503.
- [13] 国家药典委员会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第8版.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30-36(索引).
- [14] 国家药典委员会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第9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47-54(索引).
- [15] Zhang ZJ. *Shang Han Lun: on cold damage, translation & commentaries* [M]. Massachusetts: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99: 62.
- [16] Hamilton AC. Medicinal plants, conservation and livelihoods[J]. Biodivers Conserv, 2004, 13(8): 1477-1517.
- [17] British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British pharmacopoeia 2004 [M]. 22nd ed. Norwich: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04: 562-1039.
- [19] British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British pharmacopoeia 2011 [M]. 28th ed. Norwich: The Stationery Office, 2011: 3369-3678.
- [19] Phil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17-133.
- [20] 信德麟主编. 拉丁语和希腊语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前言.
- [21] F.M. 韦洛克主编.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 [M]. 第6版.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前言.

(收稿:2014-03-06 修回:2015-12-30)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荣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项目

按照《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实施方案(2015—2017)》,通过项目申报,资格审查及专家评审,分别评选出精品科技期刊 TOP50 项目 50 项,学术质量提升项目 120 项,数字出版建设项目 11 项,集群(联盟)建设项目 11 项,出版人才培养项目 2 项,精品科普期刊项目 5 项,共 199 项。《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进入 TOP50 项目。